

北斗译丛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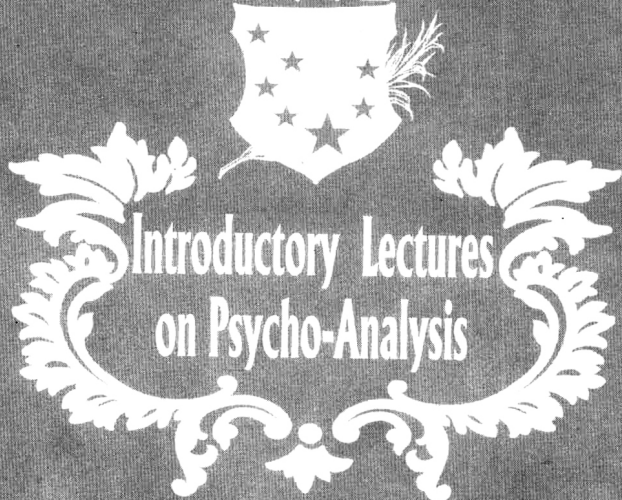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 著

张爱卿 译

精神分析引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斗译丛



弗洛伊德 著

张爱卿 译

精神分析引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分析引论 / (奥) 弗洛伊德 (Freud,S.) 著;
张爱卿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1
(北斗译丛)
ISBN 978-7-5399-3949-0

I. ①精… II. ①弗… ②张…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6510 号

书 名 精神分析引论
著 者 (奥) 弗洛伊德 (Freud,S.)
译 者 张爱卿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2.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49-0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按 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代表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由弗洛伊德 1915~1917 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 28 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实质和内涵,对于读者把握精神分析的精髓颇有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里采用的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的一个新译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①。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错误,如第2版就以附页的形式纠正了40处错误。但事实上,本书的印刷错误远不止这40处,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细微变化。本译本根据的是《全集》,其正文与《文集》中的正文几乎完全一致。这里只对以前各版本中较重要的变化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三个部分的实际出版日期很难确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萨洛美(Lou Andreas-Salome)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见弗洛伊德,1960)。在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谈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维也纳大学,一个学年分两个部分:冬季学期从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学期从4月到7月。《精神分析导论》所包含的各讲,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个连续的冬季学期发表的,即1915~

^① 《精神分析导论》肯定是弗洛伊德著作中译本最多的一部。在弗洛伊德在世期间(除英国时期),该书就出现了下列语种的译本:荷兰语(1917)、法语(1922)、意大利语(1922)、俄语(1922~1923)、西班牙语(1923)、日语(1928)、挪威语(1929)、希伯来语(1930)、匈牙利语(193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3)、汉语(1933)、波兰语(1935)和捷克语(1936)。也许还有葡萄牙语、瑞典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

1916 学年和 1916~1917 学年的冬季学期^①。关于导致这些讲座出版的背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琼斯撰写的传记的第 2 卷(1955,第 245 页以下)。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指出,他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员只是一种“表面的关系”,但从他 1885 年被聘为维也纳大学讲师到 1902 年被晋升为副教授这个期间,他还是在维也纳大学讲了很多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演均未作记录,虽然对它们的说明零星可见,如萨克斯(Hans Sachs,1945,第 39 页以下)、赖克(Theodor Reik,1942,第 19 页以下)以及琼斯(Ernst Jones,1953,第 375 页以下)。弗洛伊德当时决定,讲完 1915 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系列讲座后,他就不再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了。正是在兰克(Otto Rank)的建议下,他才同意将这些讲座付印出版。在前述《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弗洛伊德说,这些讲座的“前半部演讲稿临时口授,事后立即撰写成文”,而“后半部系在萨尔茨堡度假时写就,冬季间逐字讲述”。他还指出,那时他“还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不管他的讲稿准备得多么好,他的实际讲演不可能不脱稿。关于他的讲课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反映,那就是他从不浮夸,总是语调平和,甚至像是促膝谈心。但我们切不可由此设想,他的课讲得乱而草率。事实上,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有清晰明确的形式——有引言,有主题,有结论——而且还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即每个讲座都像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有人指出(赖克,1942,第 19 页),弗洛伊德不喜欢讲课,但这却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讲过很多课程,而且还因为在他实际出版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讲稿的形式完成的。对这种矛盾情况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释性的著作,主要以讲稿的形式出现,如早期关于《癔症的病因》(1896c)讲稿,稍后的《论心理治疗》(1905a),当然,还有后来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导论》系列讲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后,当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论》(1933a)

^① 根据琼斯(Ernst Jones)的记述,第 1 讲是在 1915 年 10 月 23 日发表的,但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第 3 卷,376 页),第 1 讲是在 10 月 16 日发表的。没有疑义的是,所有这些讲座都是在星期六进行的。

以图对他的观点的后期发展做一阐释时，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也把它写成讲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以讲座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过。所以，以讲稿的形式作为发表见解的写作方法，显然对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这却要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他必须与真实的或假设的听众有着活跃的接触。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保持着这种接触——他总是把各种反对意见写成是听众提出来的，书中还描写了大量发生于他和听众之间的假想争论。事实上，他把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其他一些著作，而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讲座的讲稿，如《非专业分析的问题》(1926e)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发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听众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也许和某些误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对以权威和教条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某个地方(英文版第431页)对他的听众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直接告诉你们，而想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弗洛伊德从来不压制反对意见，而是使之公开并加以考察。这实际上不过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的一种扩展而已。

《精神分析导论》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其时，阿德勒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离已成过去的历史，自恋概念亦已过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狼人”个案史》也已于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两个段落是后加的)，尽管它的出版是后来的事。探讨基本理论的有关“心理玄学”的系列论文亦已数月前写就，虽然其时只发表了三篇(在1917年冬以后又完成两篇，但另外尚有7篇却不知去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都得益于因战争而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这里显然形成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时间似乎停滞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创造性观念，这些观念预示了《超越快乐原则》(1920g)、《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c)和《自我与本我》(1923b)。当然，其间界限不可能画得十分明确，例如，“强迫性重复”观念(英文版274页)的线索早已存在，对自我(ego)进行分析的开端亦很清楚(英文版第422页和第428页)，而由于“潜意识”一词的多重意义的困难(英文版第227页注①)，则逐步导致一种新的、对心灵的结构性的说明。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前言中谦逊地说这些讲演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献，都不必担心它们会枯

燥无味,也不必顾虑能否从中发现大量在别处发现不了的新观点。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关于焦虑(第 25 讲)和原始幻想(第 24 讲)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实际上新材料决不限于这些。第 10 讲关于象征的概述也许是他所有有关象征论述中最为完备的;他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从没有像本书第 14 讲中说得那么清晰;第 20 讲和第 21 讲中对有关性倒错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论题,如倒错及梦的机制等,本书都从意识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给予清晰的说明。《精神分析导论》如此流行,实当之无愧^①。

① 本书各篇讲演就基本性而言,触及到许多弗洛伊德无法深入的不同论题(他自己在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对此做了交代)。很多读者,特别是那些通过本书首次接触精神分析的学生,很可能在阅读过程中碰到某些只提起却未加阐述的论题。因此,对于这些论题,本版以脚注的形式列出大量弗洛伊德阐述相应论题的其他著作。

序 言

我在此为公众所提供的题为《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并非是要对抗该知识领域中现有的一般论述，例如，黑奇曼(Hitschmann, 1913)、普费斯特(Pfister, 1913)、卡普兰(Kaplan, 1914)、瑞格斯和海森那德(Regis and Hesnard, 1914)，以及梅耶(Meyer, 1915)的有关论述。这一卷是我在两个冬季(1915/1916 和 1916/1917)对两种性别的医生和一般听众所进行的演讲(在大学里)的忠实再版。

这本书可以引起读者注意的任何特色都可通过它所形成的条件而得到说明。在演讲中，我不能保持对一种科学论题的平静。相反，演讲者的职责是要在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保持听众的注意力。演讲时的需要使之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论述某个特定的论题——例如，它可能在涉及梦的解析时出现，随后在涉及神经症的问题时再次出现。这样安排材料的结果，使某些重要的论题(如潜意识)无法单独加以详尽的讨论，不得不重复多次地捡起、放下，直到有新的机会时再补充一些有关它的进一步的内容。

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文献的人将会发现，这个“导引”中的内容，他们从其他很多更为深入详尽的出版物中大都已有所了解。然而，圆满结束和总结这个主题的需要迫使作者在某些方面(焦虑的病因学和癡症妄想狂)公布一些他已保密至今的材料。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17年春

目 录

按语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1)
序言	(1)
第一篇 失误动作	(1)
第 1 讲 绪论	(3)
第 2 讲 失误动作	(10)
第 3 讲 失误动作(续)	(22)
第 4 讲 失误动作(续完)	(37)
第二篇 梦	(53)
第 5 讲 困难和初步的探索	(55)
第 6 讲 释梦的前提和技术	(68)
第 7 讲 梦的显意与隐意	(78)
第 8 讲 儿童的梦	(88)
第 9 讲 梦的稽查作用	(96)
第 10 讲 梦中的象征作用	(106)
第 11 讲 梦的工作	(122)
第 12 讲 梦的实例分析	(133)
第 13 讲 梦的原始特点和幼稚行为	(144)
第 14 讲 愿望的满足	(155)
第 15 讲 疑问与批评	(167)

第三篇 神经症通论	(177)
第 16 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179)
第 17 讲 症状的意义	(189)
第 18 讲 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201)
第 19 讲 抵抗与压抑	(211)
第 20 讲 人类的性生活	(224)
第 21 讲 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的组织	(237)
第 22 讲 有关发展和退化的一些认识:病因学	(251)
第 23 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266)
第 24 讲 一般的神经症状态	(281)
第 25 讲 焦虑	(292)
第 26 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308)
第 27 讲 移情作用	(323)
第 28 讲 分析治疗	(336)

第一篇

失误动作

第1讲 绪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从阅读或传闻中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多少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导论》,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此论题一无所知,因而需要一些初步的知识。

然而,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治疗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方法。这里我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治疗中采用了许多与其他医疗方法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法。在别的地方我们给病人引入一种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治疗技术时,我们通常掩饰它的不利,并使病人相信这种治疗的成效。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对,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向患者指出这种方法的困难:这种方法的疗程长,它还需要患者的努力和奉献;而对于它的疗效,我们告诉患者我们不能确定,这依赖于患者自己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适应性和他的忍耐力。当然,我们对这种显然是反常的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这些理由的。

如果说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把你们当做神经症患者对待,那么,请你们谅解。我劝你们下一次还是不来做我的听众为好,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方面的教学肯定是不完整的,以及你们自己在形成对精神分析的判断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我要使你们认识到,你们先前的教育和你们所有的思想习惯的倾向性是如何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的;为了减小这种本能的抵制,你们必须怎样努力来战胜自己。当然,我不能预言你们从我的演讲中对精神分析的理解能获得多少,但我敢保证:通过听讲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探索,或者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肤浅了解,而要

与精神分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不仅不鼓励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选择这样的职业会毁掉他在大学里可以拥有的成功,并且如果他开始成为一位开业医生,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理解他的努力,不信赖他和敌视他,并把社会中隐匿的所有邪恶都冲着他。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你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会有多少的邪恶。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仍有许多人受到一种新知识的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些人属于这类人,虽然受到警告却又禁不住出现在我的下一次演讲课上,当然不胜欢迎。不过,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的性质。

我首先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问题。在医疗训练中,你们习惯于看到事物。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刺激导致的肌肉收缩。随后,你们用感官来为病人诊断:他们患病的症状,病理过程的产物,甚至是许多情况下的隔离中的疾病的影响。在外科,你们可亲眼目睹解救病人的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甚至在精神病学中,病人表现出的表情变化、语言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事实。这样,医学教师主要扮演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他们陪你们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你们通过自己的知觉和所展出的对象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使自己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精神分析则全然不同。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之外,别无其他。患者不断地讲,说出他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坦白他的愿望和他的情绪冲动。医生则只是静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想过程,规劝并迫使他的注意朝向某些方向,向他进行解释并观察他由此而引起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病人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亲戚只对可看到的和可触到的东西以及宁可是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动作才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只通过谈话就能治疗疾病”无不表示怀疑。当然,这是短视的和不合思想逻辑的。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这些患者是“纯粹地想象”他们的症状。话语和巫术最初本是一回事,并且在现代,话语仍具有许多古老的魔力。通过话语,一个人可使另一个人无比地快乐,或使他充满失望;通过话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知识;通过话语,演讲者可吸引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话语引起情

感,并常被用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应轻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话语,并且如果能听到分析者和患者的对话,我们应感到高兴^①。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听到对话。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不能被证实。当然,在精神病学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神经衰弱或癔症的患者。但患者只叙述他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的条件,他才能畅谈分析者所需的东西。在他看到有一个与他无关的人在场时,他会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这些东西涉及他最隐秘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他必须对他人有所隐瞒。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个纯一的人格,有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

所以,在精神分析治疗时,你不能成为一位听众。你只能被告知,严格地说,你只能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接受讲授的结果会使你感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分困难。这显然主要依赖于你对提供资料的人所能给予的信任。

让我们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历史演讲而不是精神病学(psychiatry)演讲,而且演讲者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军事事迹。你们靠什么理由相信他所报告的是真实的呢?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况甚至赶不上精神分析的可靠性,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都没有进入过亚历山大的军营。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过的事情。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证实历史学家所告诉你们的东西。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古代作家的报告,他们或者与提到的事件同处一个时代或者至少是比较靠近。他还可以请你们看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塑像的复制品,并且他可以向你们展示庞贝人的有关伊索战争的镶嵌画的照片。然而,严格地说,所有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早几代的人已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确信他的事迹的真实性,而你们对此也许又要进行批评,你们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并非都是可信的,或者并非都能在细节上加以证实。然而,我敢说你们不会由于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策基

^① 参见《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标准版,第20卷,第187~188页)靠近开头处一段类似的话。

本上是受以下两点考虑的制约：首先，演讲者没有可以想象出的动机，来硬要你们相信他自己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其次，所有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要继续考证更古老的记载，你们也会把同样的因素考虑在内：提供资料者的可能的动机和见证人彼此的一致性。你们的考证结果无疑将再次证实亚历山大的情况，但对于摩西和尼罗特这些人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随后，你们将有机会弄清你们对精神分析报告人的可靠性所抱有的疑虑。

你们将有权提出另外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证实它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如何学习它，并相信它的假设的真实性呢？当然学习精神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恰当地学习它的人又寥寥无几，但要学习精神分析仍然是有可行的方法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自己的人格来自学精神分析。这与所谓的自我观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归于其中。在受过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之后，有许多日常的和普遍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成为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会获得对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真实过程以及对精神分析观点的正确性所需的信任感。然而，由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并且可以找机会去学习掌握分析者微妙的技术。当然，这种好的方法只适合于单个人，而不适合于整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与它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使你们自己对它承担责任，至少现在你们已成为医学方面的学生。你们的早期教育已使你们的思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倾向，这使你们远离精神分析。你们受到的训练在于为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寻找解剖学的基础，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并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但是，你们的兴趣从不稍稍指向精神生活，毕竟在精神生活方面复杂的有机体达到其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思想的心理方式对你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们，拒绝它们的科学特性，并且把它们交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①以及玄学家

^① 这是指在谢林(Schelling)的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追随者的意义上说的，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十分流行。